

增補四庫未收方術匯刊〔第一輯〕

〔明〕徐之鑄○撰 鄭同○校

羅經頂門針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增補四庫未收方術彙刊「第一輯」

謝路軍 鄭同 主編

羅經頂門針

〔明〕徐之鑄◎撰

九州出版社

精校羅經

頂門針

有叙

古人羅經之制。非徒區區一器具之粗已也。蓋羅者。已羅萬象。以作經緯天地之妙用。此仰觀俯察者之所必究心者矣。原夫先天經盤之式。止載支辰十二。而針向正午。謂之指南。黃帝始其制。周公仍其法。至矣哉。約以該博。即後天之萬變不窮。總括於其中矣。厥及漢晉唐宋以來。先賢輩出。制作迭興。於十二支中。增以八千四維。而合之為廿四。於廿四位之下。布以六十。布以七十二。而有透地穿山之名。更布分金百有二十度數。三百六十。而法益加詳。其中審氣推候。演卦排星。二氣顛倒。而異用。五行變化。於無端。嗚乎。制亦大備矣哉。雖然。制之愈備。而法亦愈繁。用法既繁。而徑路益多。於是人師一說。互立門戶。彼是非甲可乙否。究之不可方物。而難以信從。此其故何也。蓋近世羅經之制。皆去先天十二支。而不載。則透地穿山。分金之從何而起。龜甲差錯。空亡之從何而取。正縫針之孰為是非。周公度之孰為界限。舉不知其源本之所在。徒循盤中二十四位之下。排定死局。而曰。我知山向。我知透地。我知穿山。我精分金。我精度數。我善演卦。我善排星。其法愈密。而其失愈遠。譬之欲適楚而北行者。縱使馬之良。御之善。貨之多。而去楚益遠矣。毋或乎侈談羅經者眾。而精得真妙者少也。是以精理氣者。識透先天十二支。而二十四位中種種之制作。自一以貫之矣。獨不觀之醫家針法乎。人生雖百骸胥存。總提頂門一竅。而周身之竅會在其中也。然則頂門為針法之竅會。十二支為羅經之竅要。彼此可類推。參之者。究羅經有年。而深怪近世用法之大謬。因會古今不一之制。立為正當不易之規。其式則首以八卦載於內者。蓋卦畫本於河洛之數。而河洛實為理氣之源。故載之內。以為一盤綱領也。中則載先天十二地支。而隨以後天二十四位。繼其下者。非先天無以立後天之宗。非後天不足盡先天之妙。故兩者上下相次。以殫先後天作者之意也。至於二十四位之下。附以透地六十。穿山七十有二。分金百有二十度數。三百六十。無非欲人詳參先後天之妙。而俾得善善之兼盡云爾。外此如起脣。起建。六對八將之例。及夫二十八劫。三十八將。二十四星。

紫袍寶蓋種種諸法。好隱怪者多易談。之子則以其不符河洛正理。埽剛不入。雖未免啓近世好奇者遣珠之議。然而質之楊賴諸先輩。未始不千載作同心也。第不知千載後亦曾有與子稱心同者否。

者

天啓歲序癸亥孟冬之吉

閩建庠生徐之鎮自言木石居

叙羅經頂門針

予曩任閩之三山也。早已知名徐君矣。久而自東萊解綬。迨寂菊館。每慟念先人。尚在淺之。思欲得借徐君慧鑑以襄其事。計無日稍釋諸懷也。幸今上壬戌之春。徐君遠自閩中。而應予新安棠氏之聘。故予從季秋而得躬覲焉。此縱天假之緣乎。自徐君駕臨。予邑初為予擇西安塢地。次為予拜葉家塘地。三為予擇廟沖地。數處之穴法俱各以奇勝。當其一下盤針。而穴中土色。穴內應証。徐君已鑿鑿談之於早。及其開穴時。悉皆盡其所言。而纖毫不爽。予深擇名下必無虛士。曩也不徒知徐君之浮名。今且親覲見徐君擇作之實事矣。於拜作而感徐君之立德立功者大。於著述而兼服徐君之立言者尤精。於乎古人之重夫立也。而徐君兼之矣。嗟嗟。今之時流。未執羅盤。而率自受膏肓之病。其可遠閩中之路。而不求徐君頂門之一針乎。

旌陽汪學海禹洲氏齋

羅經之辨疑。何為而作也。不佞鑒鑒。曩著地理琢玉斧之覆轍而作也。近有楚之術者吳國材。遺不佞以書曰。琢玉斧事事俱妥。惟有陰陽二字。尚未剖明而可疑。烏將乳突剛強為陽。窩鉗柔弱為陰。不幾變亂作法乎。予因是鼓掌太息曰。嗟嗟。人何所見之不盡同乎。昔楊公以高山為陰。平地為陽。而廖公反之。則以高山為陽。平地為陰。自二公立說互異之可疑如此。幾令後學莫知所適從矣。迨宋蔡神與公著發微論。而謂凡涸燥剛急者為陽。凡坦夷柔緩者皆陰。則蓋從廖是而不從楊也。予故亦去楊而左袒廖。深信蔡公發微之不我欺。此非獨信蔡也。信易理陽剛陰柔之說為不謬也。夫陽而既已剛矣。則乳突正成其剛急之體。而廖之所謂為陽。職此故也。夫陰而既已柔矣。則窩鉗正成其柔緩之體。而廖之所謂為陰。職此故也。天下豈有陽而不剛。剛而不強急者乎。天下亦豈有陰而不柔。柔而不緩弱者乎。知陽剛與陰柔之理。必不可易。則知高急與平緩之體。亦必不可紊。君子第信其必不可易之理。而因其必不可紊之體。又何必廖之非。而獨楊之是乎。且楊如立說之是。則廖又何必更易其說也。如廖之易其說者。而有近於理。此蔡公發微之所以從廖。而允為後學之指南矣。但世俗溺於舊聞。止知楊之所謂覆掌陰而仰掌陽。一旦矯之以高山陽而平地陰。自覺駭然為可疑者。毋或乎楚之吳術。以陰陽二字尚未剖明。為我罪也。抑吳術亦時俗之知有楊而不知有廖乎。何故。謂楊公立說之非。而并謂蔡公發微之不足信乎。然則予之謬。非予謬也。廖之謬。蔡之謬。而予又將何恤之有。所以然者。予初著琢玉而未始以互異可異者辨之。其悉此不免啓膚見紛紛之口。今茲欲為羅經著一解。而更不為辨疑以釋天下後世之疑。竇敢謂當世無復有為吳術之說者乎。後世無復有同吳術之見者乎。此予問答辨疑之所由作也。况羅經天星理氣中之可疑難辨者。不啻億計。尤甚於鑾頭陰陽二字之聚訟。此予問答辨疑其可已乎。倘閱予辨疑而猶不能無疑。豈敢謂當世之無其人。然予亦且末如之何也已矣。

羅經以三十三層為度者蓋天員徑一而圍三故取三所以象天也況羅經原為天星理氣而設則舍周

天圖三之員數便不足以象之矣憶予幼時得觀吾邑舊父母吳雷齊公所刻羅經式一焉吾邑中遂

稱為吳公羅經式云不知其式出於徽州王霞峰之所作也霞峰精製羅經分悉金度極細至今傳之

數十餘年後而徽歙人獲之如獲至寶故吳公係彼歙人遂祖其式而傳刻於吾邑其式蓋有自來矣

雖然王霞峰羅經之可寶取其金度分悉之極精而非謂其款式之可傳也若論其款式則其中多倒

置不合法者如布盈縮六十透地于壬子縫針之下及以穿山透地之甲子同起坎卦又以平分順排

六十龍之甲子布于正針之壬中而起比順二卦至百二十分金則無卦者此之種種謬不可勝舉則

又安用其分悉之精為可貴哉予自得陳仙師所授羅經之秘始知近世諸羅經之製始與古法大相

刺謬特隨人心知意便而展轉于匠者之手甲乙其制遍寓囊中遂使世之有耳而無目有目而無心

者各昧昧而莫辨其是非此精羅經者之所為難其人也予之究心於羅經有年不獨按成法而僅知

其大畧直己探前人作者之源而起揚賴于千載之前作知已矣於是折衷于古今異同之制而創此

正當不易之規雖曰忤俗而方訓知希之貴然歷自閩中至江浙以馴至京陵諸名邦每與諸高識相

質証無不欣服予所用式之備盡其妙者憶從癸丑之前諸知己彙悉載之拙刻琢玉斧中矣茲復記

從甲寅以後之知遇則是歲冬扞樵川吳一所父地又扞吳之南祖父地立甫葬祖在地名吳家塘係

微先生所云走馬穴是也橫穴應結杆以就龍為是但因其族有土術者從旁鼓譟謂此穴不宜過高而

于時不及上控畧稍脫氣應主運發數年薄陰者今將力矣幸此知予所高杆就龍者是而退下者非也第阻

諱陵秀者高才雅品俊氣應主運發數年薄陰者今將力矣幸此知予所高杆就龍者是而退下者非也第阻

開穴大餘土色五彩極細且正此其時則遲陰者今將力矣幸此知予所高杆就龍者是而退下者非也第阻

憂色恐傷其生氣也君正丈從旁為之解曰此亦應葬吾母此兆應與吾兄弟相合蓋其兄弟子微有

長己先絕則此蛙之最大者其偶踐路而從不亦宜乎此地八首連聲木星二座中垂金乳右脚拖出

尖木秀曜予甚愛之其龍自年俱會金局課斷其君正丈應辛酉科的王高捷惜後有江右蔡術謬

加改作將右拖木脚悉鑿去而殘具秀矣故前辛酉年長次兩房止得進洋丙辰春會溫陵張總戎答

者二而君正丈亦僅博一優等微場已矣庸術截削之謬有如此可笑也乎

其重聘而起其先太夫人舊墓于水中。

張母太夫人所葬舊地係潼街許懷潮前街陳心谷所卜即甲寅臨葬亦取決于副憲韓太公祖并其門人曾尤寓其交目取

之也葬後是歲名子鑿之予謂此地盈曠皆水所當速迂而張不之信及冬丁巳命子為之修造堂面亦詐以厚資辭于然予終感此翁高義相與兩載為其修屋塞巷路填地盈而次年長子進泮公屢因是

迂秩稍獲小福惜舊墓雖起而令未得葬地恐后之福澤未卜予以近死暇功不及報地為數也

得交方伯莊泰岩公孝廉戴洞玄公郡伯林冉山公中丞三山陳培所公親撫施公祖聞司陳公

祖及戊午春別諸名紳之江右趨大總憲程太公祖之名而為之上壽域中之最高品者其壽域即彼

邑之社稷壇基也口鼻而目之非舊俗多不取獨予與江術廖景安交賞之馬舊迂有武駿之穴三子斷

定其右角者速腐左盡處者番棺獨中穴者器近之惜太吞進數尺恐上截一半之谷物俱朽腐也

之果悉如子言因從中定穴稍下數尺穴案齊因是得觀大參知令擢大閱伯魏太公祖少參知令擢太奉

常徐太公祖是歲秋還闕中蒙憲副令擢廣大方伯費太公祖召遷延平府岸即尺建郡伯龔老公祖原知

延郡而主其盛事也延序之洛孫山己力科矣予新闢梅山寺基而迂之壁事在庚申而孝廉龔君諱天開者

先也斗梅山瑞起麟雞鳴催步月犬吹十魁春顏美催官速厥功誰與倫己未春蒙學憲令擢順天撫憲岳太宗師召遷學道署憲副蔡大公

祖召修建南巡署庚申之夏蒙延推府令擢主政舊署沙邑事召修沙庫兼得交孝廉徐洲丈修其祖墓并為

十建書屋于東鴻薦張師承丈文學李葆元丈及其弟正元君并乃姻鄧體重君俱各有迁造

天王寺之穴俱妥當元議獨孫元丈備葬父柳彼時工匠錫鑿過深予所聞之穴尚未盡法恐后不免潮濕之弊俟予再有暇功須當改正秋蒙吾邑舊父母令擢銓部選司

主政汪老師延修吾邑之庠冬復之清江赴程太公祖及都諫祝秀翁之名各為其卜葬先太夫人焉辛

酉春從清江之浙中為大參知令擢川中大觀察修太公祖修其封君墓兼得交杭郡伯令擢兩浙學

憲孫鳳林公隨蒙浙大中丞蘇石水公召轉泉南營其崇坵從郵署得交付御曾做炫公轉受知舊廣

郡伯林公焉秋由泉至閩省應撫台太公祖召修憲署乃壬戌春始之新安答汪穉飛君之聘惜有僉

人及奸術交讒其間予以急性而拂袖去之致彼備以葬父者令尚有遺穴焉汪穉飛君為古徽望族

陽其邑年頭使之庸術也穉飛君久墓于名至辛酉秋遣舉携重聘以聘予而舉以蕩標賜沒其七十餘金居于舍候迎二載于壬戌仲春予至其家而概計路費金帛凡二百矣舉復在酒后甚无礼于予

予因語及其瞞沒之致汪由是罪舉而舉且蓋愈予計无不思所以仇害予也于是日與汪斗陽等黨
結猶卑麓之下曾未數尺而碎石磚之不移時而水盈半并為斗賜者不自羞為主東者不自悔噫
執之惑人有如此也予因拂袖而去而作詩云龍蟠石井迥真踪曠古于今有孰達不識復再逢此會
千秋并內有潛龍既去後復與之會又賦一絕以贈前饋此身端的似洋蜂忽相離復再逢此會
知消骨語鑑清當不混魚龍及予臨別而金帛贈行情又殊厚予終不當忘情此君高義但後人與
當教舊好而報之嗚乎賓主之遇而未遇吉穴之并而不并不可謂非所遭之一厄也雖然不獲大快
意之中而猶得沐太奉常舊大方伯畢太公祖之青眼誠可為蓬旅中增色矣嗣是仲休休寧中秘黃
楚垣太學胡學古黃仲修其子先諸丈疊聘聚首託數月知心各以吉地報之黃才和詩與酒量并
國中對飲玩月賦五言絕以贈之云園窄月光滿客稀座席寬揮毫因酒興一筆重金盡又學古仲修
子先諸丈學亦各具長材而雅情尤勝因飲酒館亦賦五言律以紀別此日共卿益明朝誰地客風緣
如未深後會恐難測魚水美君情尤勝因飲酒館亦賦五言律以紀別此日共卿益明朝誰地客風緣
川生我色金針已笑留知否度誰得嗟嗟人生所遇之不可知也因別去胡丈諸友而殊赴旌陽答饒

叔芳文學之請及得交其侄登之文喬梓二孝廉俱太史藿林湯先生之莫逆門弟也寓居諸友暢飲

予因賦五言一絕以紀興云客滿三千座兼有郡丞汪玄洲公祖亦與叔芳文共事合古識地于葉家
酒酣興轉添停盃閣對竹俗處頗然燭予開穴掘土一紋遍地土色異常極人鍾地秀三元一處共
塘喜之因偶賦名街胡昌之所留識記也予開穴掘土一紋遍地土色異常極人鍾地秀三元一處共
臆傳○叔芳乃翁心絕以贈之東云處取牛兩姓牽好隣何用價三千慶合人鍾地秀三元一處共
精光燁一大千不是山心衡公乃叔巨名還信不虛傳○汪公祖有仲公君文和一絕瓊入國學詩才最高
亦隨和一絕仙術能開寶藏三天錦號點綴字又為汪公祖打壽塋二處尤以奇勝穴始為西嶺后山打
三取乎山之巔眾石環其可數元豈浪傳字又為汪公祖打壽塋二處尤以奇勝穴始為西嶺后山打
獨取乎山之巔眾石環其可數元豈浪傳字又為汪公祖打壽塋二處尤以奇勝穴始為西嶺后山打
容二棺暈以外眾石環其可數元豈浪傳字又為汪公祖打壽塋二處尤以奇勝穴始為西嶺后山打
山下之低坪眾石環其可數元豈浪傳字又為汪公祖打壽塋二處尤以奇勝穴始為西嶺后山打
處不尤恐汚濕乎獨謂堪穴應結于坪處取寸其止二棺卒之開穴掘土得一穴極員眾山之麓而予
紅綠赤色異常而堅中獨謂堪穴應結于坪處取寸其止二棺卒之開穴掘土得一穴極員眾山之麓而予
各存稱蛇三條舌僅微動未開眼玄身朱腹蛇頭員尾侯若蛟龍未變之象始信求且有穴銀三處
予所賞許璞因公見寶龍為我開睹遺愛傳聞建佳城冠冕旌言律以德應之云奇怪結求私高又為太學
人獨賞許璞因公見寶龍為我開睹遺愛傳聞建佳城冠冕旌言律以德應之云奇怪結求私高又為太學
姚準字文卜父地及其姪姚在茲卜母地準守葬父地城冠冕旌言律以德應之云奇怪結求私高又為太學
地脈乳細小五尺一棺而在荷則念其母孀居多年生不見折穴之與姚東君迷如予言四墳以二墳分醋賣

也固勉強振作二壙惟有居中數尺十色堅潤其兩旁則畧不同而碩便與予所言者毫一時群東慶
不與則兩壙中恐各止一半壙得氣也地冥而大開之予雖知之而不克自主亦數然耳一以群東慶
遇吉穴湊成信乎地師造福之有機緣為非偶然也諸東林與最取叔考丈盛德大度予每以群東慶
絲毫與予交益密而用情益厚至臨行尤荷高義也故至子葬與盛德歿而予竟不挂念
稍病則殷勤進為凡飲食必供予所快尤覺用情之至真是忘分于交而謙德殊不可及者矣至于每
飲入席各以美人侑觴隨予所欲而留以伴宿于數千金大廈之內此則二東君之高且不特此也君子
情特見俱迥脫俗外而予尤深感之雖各報以佳地而予情尤似有所未盡者也
固以行道為喜更得傳道者為尤樂際此復有門人吳樵陽君俞逢之君朝夕追隨往來覽勝則英才
之樂育何如時俱在壬戌之冬癸亥之初春也何人中有樵陽諸君特朴寬君子而俞逢之君高才俊
弟君魯其侄行可諸君俱以屋烏抑結通家誼誠可見達之君尤不可及于因友達之君而守其
達之君又命其弟君魯丈隨數千里護送至予舍此予千古高義真可愧世之始密而中疎者屈指數歲
往來諸省閱人已多跋涉殊倦誓不欲栖栖道途而徒利人以自勞矣因將夙所授得羅經之秘精集
兩載既已成篇名曰頂門一針思珍之為家藏寶非至知己者不欲輕傳也亡何天不欲予私此寶竟
在今歲之夏五月被劫于舟中因失此書焉予不勝恨寇者之劫此書而或轉鬻之于世則予將欲藏
之而彼寧不為予洩之也耶與其洩之于人而或轉以成他人之名孰若予自付之剗而廣以公之
于世也適夏又蒙人總憲林太公祖以丁艱歸至予邑欲挾予借之楚中予因此書之未鐫成辭以來
春為期先乘今秋之樵川為友人張坤字扞陽基子延福庵之在以畢其事又為吳主敬卜葬祖母于
七母山以便迨至書市遂出是書付之殺青而立就其緒也噫河之圖洛之書其負而出也有時予以
此書藏之羅經亦然

羅經頂門針上卷目錄

問答辨疑 計二十四條

●一辨正縫針

●三辨正縫針之格龍定穴各有定法

●五辨平分六十透地與盈縮龍之是非

●七辨透地穿山格龍坐穴各有定法

●九辨透地甲子起十先天十二支之亥中

●十一辨先天平分六十分金與六十命龍各起甲子于壬中并分配十干之是非

●十二辨穿山透地各有定名

●十四辨二十八宿占出并禽星管局之是非

●十六辨分野用法之經權

●十八辨宿度五行

●二十辨各家五行

●二十二辨陰陽立向諸之是非法

●二十四辨羅經自有常法

●二辨縫針用法

●四辨針法專主正針為是

●六辨六十透地應分布於正針

●八辨天地紀與天地盤之異制

●十辨剪龍經中六十命龍立法之謬

●十三辨二十四節氣分配之異同

●十五辨日月金水會宮之法

●十七辨內卦本卦外卦配法之異同

●十九辨四曆法并周天度

●二十一辨雙山與玄空諸釋書者之謬

●二十三辨針指子午之故

下卷目錄

層數款式 計三十三層

●第一層天池

●第二層陽基八宅

●第二層八卦

●第四層先天十二支

- 第五層五行生旺左旋陽局
- 第六層五行生旺右旋陰局
- 第七層先天平分順排六十分金吉凶定局
- 第八層平分六十分金宮位
- 第九層六十納音五行
- 第十層授時曆二十八宿界限
- 第十一層周天三百六十度
- 第十二層十二分野
- 第十三層日纏次舍并查太陽月將
- 第十四層陰陽龍向
- 第十五層生山九星并天星垣局
- 第十六層縫針二十四向
- 第十七層縫針百二十分金
- 第十八層正針二十四山
- 第十九層二百四十分數
- 第二十層正針百二十分金
- 第二十一層分金外卦
- 第二十二層七十二穿山
- 第二十二層穿山本卦
- 第二十四層二十四節氣
- 第二十五層平分錯排六十透地
- 第二十六層透地外卦并九宮甲子及管局禽星
- 第二十七層貴人祿馬
- 第二十八層子父財官
- 第二十九層四吉三奇八門
- 第三十層宿度五行
- 第三十一層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 第三十二層度天度吉凶定局
- 第三十三層開禧二十八宿界限

新鐫徐氏家藏羅經頂門針卷之上

明 木石居士建溪徐之鏞試可父 著

庠 友龍西李挺秀君實父 校

門 人沙陽魏宗徵獻可父

婺源查太賓省愚父

沂邑王仲懿秉彝父

旌陽俞文源逢之父

全閱

問答辨疑 計二十四條

●一辨正縫針

或問羅經闡理氣之宗。古今本無二理。亦無殊氣。宜其百世之同制。千聖之同法。而無先後彼此之異可矣。何故一針法而有正縫針之異制。又何一縫針。而楊公以壬子同宮。賴公以子癸同宮。若是針位之懸絕何也。徐子曰。縫針之法。楊賴二公。雖是異制。其義各以壬子丙午為天地之中。而但其所指之中不同也。蓋楊賴以二氣之在天地間。有子至己東南司陽。自午至亥西北司陰。故楊公以正針之壬子。直指縫針壬子丙午之申。賴公又以縫針之壬子。直指正針壬子丙午之中。總之各取陰陽中分。針法因此而異。二公豈其無見。而漫可訾議者。但楊公縫針之壬子同宮者。有合雙山三合之宮位。而賴公之子癸同宮者。則於雙山宮位不合也。試觀古今名術。有不侈談三合聯珠之法者乎。用雙山三合。自是不能外楊公縫針之制矣。且予又參之指蒙釋中篇。所謂二至陰陽窮極肇生之說。亦最與楊公縫針壬子同宮而起。予于先天子之半者。相為脗合也。故予所定羅經之式。其用以格龍則獨主正針。其或用以佐立。何挨加之法。則兼楊公之縫針。而不及于賴有以也。

附管氏指蒙釋中篇

星紀四時。次舍觀章於堯典。墟分五帝。分野申法於麟經。八卦兆形於八節。廿四氣分布而成一年。四

維張而枝幹錯列。四至奠而分至推遷。積閏餘於二道。故二十八宿分緯而經周天。知夫曆者之法乎。閏無特氣。節必加雙。而分中始焉。蓋始氣胚暉而未兆成。中氣著象而有常纏。陽生於子而起日於子。半陰生於午而起夜於三刻之未全。閏無中氣之正位。而斗柄斜指於兩辰之間。是則八千四維之至。正乃寂然未動。微然未著之前。無非于辰初刻之所推。十二支辰。是乃各辰正刻之所移。惟壬與丙。陰始終而陽始窮。惟子與午。陽始肇而陰始生。探陰陽自始至終之蘊。察天地南離北坎之原。大哉中之道也。實乎中之不可及也。亦不可過而失之。不及者可以進。過者不可退。何京房之臆鑿舍四正以深悲。

謹按古有陽生於子。陰生於午之說。非謂午干之初。而陰陽便生也。蓋陽不生于初。而生于子之半。故十一月建子。初氣大雪。尚屬陰氣之方終。至于冬至中氣。而一陽始生。此可知大雪與冬至為陰極陽生之介。正在先天十二支中之子位。而楊公縫針。壬子同宮之法。蓋本于此。則壬屬大雪。而子便為冬至矣。陰不生于午。而生于午之半。故五月建午。其初氣芒種。尚屬陽氣之方窮。至于夏至中氣。而一陰始生。此可知芒種夏至為陽極陰生之介。正在先天十二支中之午位。而楊公縫針。丙午之同宮。蓋本於此。則丙屬芒種。而午便為夏至。却與管氏本籍中所謂惟壬與丙。陰始終而陽始窮。惟子與午。陽始肇而陰始生。說相脗合。無非謂冬至生于子之半。於卦為復。一陽之始肇也。至南方之丙。則純乾。而陽已窮矣。夏至生于午之半。於卦為姤。一陰之始生也。至北方之壬。則純坤。而陰已極矣。此所以謂壬丙為陰陽之窮極。子午為陰陽之肇生。生于半而不生于初。總在先天十二支神。子午之半以定之。而大義了了矣。又以時推之。謂凡于辰為初刻之所推。以位各處于先天十二支辰之初故也。十二支辰為各辰正刻之所移。以位各處于先天十二支辰之半。而當其正中。故壬為子之初刻。而子則便為子之正刻。癸為丑之初刻。而丑則便為丑之正刻。吾故謂楊公縫針之壬子同宮者。既與時之分初正刻者相

妙合。又與月之分初中氣者相符契較之賴而遠不相侔者。豈有子癸同宮。謂陽生於子之初。陰生於午之始可乎。又豈謂十二支辰為初刻之所推。而于辰反為正刻之所移可乎。近世羅經之制。議論紛紛。正為楊賴二公針法殊異。大綱既不相侔。于是透地穿山。分金度數。節目種種。而益莫勝其變幻之多。揣其初皆針法之未定。寔使之然也。故予不揣謬房。獨推重乎楊公縫針之可法。此非敢房加軒輊也。蓋法以從一為是。自不得兼此兼彼。而自迷於多岐云。高明者詳之。

●二辨縫針用法

或問楊公之縫針。既與雙山合。則雙山似為論龍之法。而縫針原非定穴之用也。何云楊公以正針格龍縫針定穴。是何說乎。徐子曰。雙山非獨論龍之法。凡立穴定向。以及消納局內山水。休因旺相之方位。皆用之矣。觀之青囊經有云。坎癸騰騰。八亥乾。此非用之論龍也乎。又云。丙向夾蛇杆。此非用之立穴定向也乎。又云。虎馬兔山。高聳起。庄田置萬頃。着紅着緋。并着綠。寅申水來。逐此非用之消納局內山水。休因旺相方位也乎。看來双山之論龍者。止所以為立向之地。為立向而不得不先及于龍矣。然則雙山既為立向而設。而縫針為立穴定向加減之用。不待言矣。

●三辨格龍定穴各有專主

或問立穴乘氣以龍為根本。則欲格龍而其所用之針。應有一定之法。方於立穴乘氣無差錯也。今得聞楊公以正針格龍。縫針定穴是矣。賴公則又以縫針格龍。正針定穴。豈格龍定穴用正用縫。可以任意而不可拘乎。徐子曰。一公各有一定之法。格龍則取其先至之氣。定穴則取其後至之氣。皆一定而不可移易者也。所以然者。楊公縫針。壬子丙午中分。而子則已後於正針。子位正針。子午正對。縫針。壬子丙午之中。而子則已先于縫針。半位。如今豐城及徽邑羅經之制是也。用此制則斷之以縫格龍而正定穴。否則則失先後之氣。而豈其可以任意不拘乎。賴公縫針。子癸午丁中分。而子則已先於正針。半位。正針。子午。

相對縫針子癸午丁之中。而子則後於縫針半位。如今杭州羅經之制是也。用此制則斷々以縫格龍而正定穴。否則不后乎氣之先後。而豈其可以任意不拘乎。吾故曰。楊賴自有一定之法。龍穴各有一定之用。何至乘氣有差謬也哉。

●四辨針法專主正針為是

或問楊賴羅經之制。所用既各有定法矣。倘楊如立法之是。則賴可以不必用也。如賴立法之妄。則楊可以不必用也。請問以從楊從賴為誰優。徐子曰。用正用縫。楊與賴各有偏處。難以從一為是。不若獨決之於一正針。其義合乎後天之八卦。兼合乎先天經盤十二支宮。何最是自然。用此便為不易之正宗矣。以言八卦。則合壬子癸而屬坎。合丑艮寅而屬艮。合甲卯乙而屬震。合辰巽巳而屬巽。合丙午丁而屬離。合未坤申而屬坤。合庚酉辛而屬兌。合戌乾亥而屬乾。統之八三得二十四。而卦位之有一。不出于自然者乎。以言乎先天十二支。則後天二十四位中。亦支支相頂。而八干四維分居于十二支之界縫。其宮位有一。不出于自然者乎。惟其自然之。不待勉強。不待安排。則凡格龍凡定穴。俱在一正針便自了了。而縫針立說紛紛。如從及從祿。金針辟火。及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種種諸說。皆后来添設。愈求而愈失之遠矣。不惟從楊是從賴。是非楊賴之縫針。而總皆非矣。所以然者。人貴究乎先天理氣之源。何嘗有二十四位而止於十二支。亦且無十二支。而先有八卦。試較以八卦。若楊之縫針。則壬子居中。而左牽亥之半。以混入於坎宮。右去癸之半。而偏於艮宮也。若賴之縫針。則子癸居中。而右牽丑之半。以混入於坎宮。左去壬之半。而偏出于乾宮也。舉一坎位之不相符。其餘卦卦皆誤。焉有于卦不合。而可云得理氣之正者乎。又試較以先天經盤十二支。子午正分南北。謂之指南。若楊之縫針。丙丁同宮。而指南將在午未之界也。若賴之縫針。午丁同宮。而指南將在子午之界也。既失指南之義。而縫針之失昭昭矣。常考玉髓經中。子午論。隨深闢縫針之非。而獨以正針為可宗。則楊賴所用縫針之失。自可見也。故欲較論楊賴之從誰為妄。

則楊公以正針格龍者最是。而縫針為定穴之法。近似之矣。賴公以正針定穴為是。而縫針為格龍之用。則未必妥焉。蓋格龍取其一氣之清。而正針中之十二支。與先天經中十二位。支支相頂。宮位最清。而无一毫之爽穢。如辛亥為正亥。戊寅為正艮之類。以斯知楊之格龍用正針為是。而賴用縫針為未妥也。定穴取其彼此按加之法。以正為主。而兼以縫參之。乃接木銕皮而不劈首之義。最為有理。如壬山丁亥分金。則壬兼亥。又癸山丙子分金。則癸兼子之類。以斯知楊公用縫針定穴之為近似。而惜其不以正針壬之也。賴公用正針定穴之為近是。而惜其不以縫針參之也。故愚見所定專用正針。格龍定穴。皆此為主。縫針不過佐立穴。按加權宜之法。其于格龍則縫針分毫。不與也。識者辨之。

附玉髓經子午論本

試問縫針自昔傳。君今獨以單向言。不知玄何何所據。順間妙旨發其玄。吁嗟此說本易曉。立法當求自聖賢。交趾之南越常國。重譯來朝慕周德。忽迷歸路失方位。周公為此作針制。置之於車名指南。只言子午定方位。要知中古創制時。只是支神十有二。厥後始增干與維。周公何由縫中置。時師傳襲不知元。二十四向常拘泥。遂將縫針巧遷就。尅擇理藏可迴避。或言針今自指縫。不知針特隨人意。若移辰戌當子午。針亦依然阿頭指。針之所指是子午。人之所移隨手至。子午本來隨針定。今人反以針隨意。時師不曉陰陽理。只傳俗說者微利。聖賢創制本不差。後人添演失其義。但說周時无雙向。只言支辰十有二。既无兼向預先傳。必不偏得定針位。勸君只言子午針。莫說縫針誤來世。

●五辨平分六十透地與盈縮龍之是非

或問針法之正縫。不過羅經中之大畧矣。進之則又有穿山透地之異用。更為精且悉也。近積時制。穿山七十二止。有一式无容辨矣。乃透地六十則有盈縮與平分之異制。敢問以從何為是。徐子曰。平分者是也。朱子已辨之詳矣。蓋透地之法。總大約取天氣先至之義。但平分者之甲子。則起于先天經盤十二支。